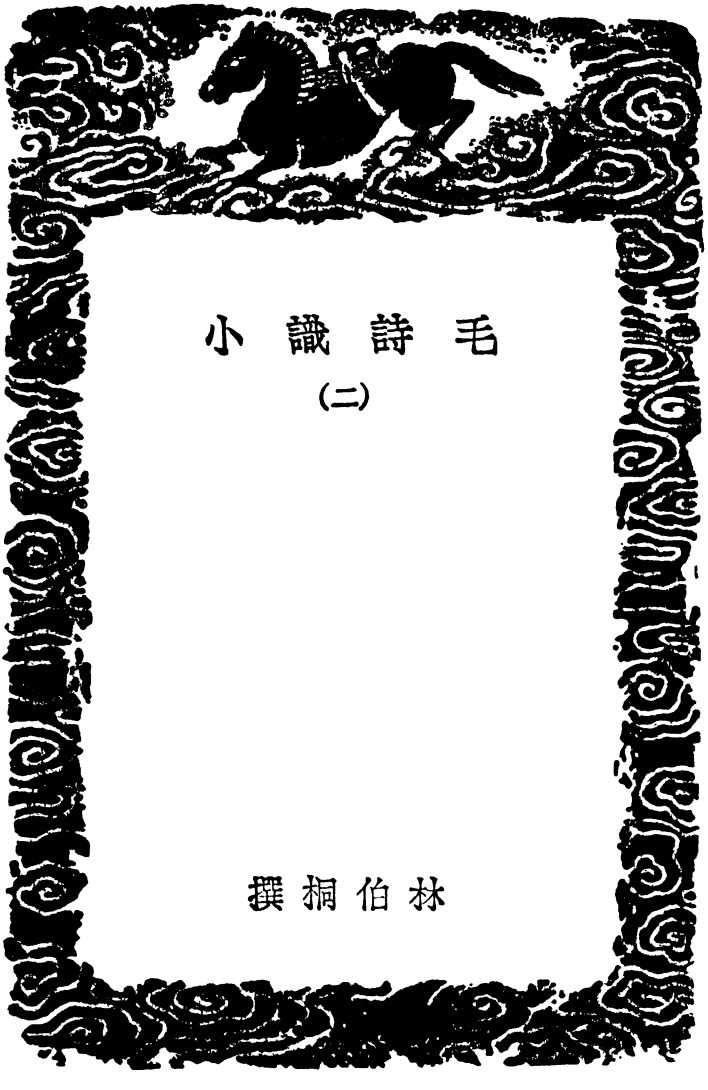
毛詩識小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識詩毛

(二)

林伯桐撰

毛詩識小卷十五

豳

詩譜以豳爲公劉所徙者。案疏云。不窋竄豳地。尙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豳民遷也。一周公之詩而稱豳者。疏云。不美王業。不得入周召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正雅。周公主飜。[illegible]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

七月序曰。周公遭變者。遭管蔡流言之變也。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不得言己身憂國。故仰陳后稷先公風化以比己身序己志。詩譜謂思公劉太王者。蓋公劉初居豳。太王終去豳。此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周公今亦遭難。故陳之。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冠以后稷也。

此詩七月九月皆以夏正言。季夏六月火星中。故孟秋七月則西流也。

傳曰。爨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有風而寒宜也。寒氣則無風亦寒。其寒深矣。傳曰。民無不舉足而耕者。蓋耕以足推也。

有鳴倉庚。夏小正二月文。傳曰。倉庚、離黃也。說文。離黃。倉庚也。案爾雅釋鳥。倉庚、商庚。郭注。卽鶩黃也。又曰。鶩黃、楚雀。郭注。卽倉庚也。邵二雲云。其鳴聲和調而圓亮。故葛覃云。其鳴喈喈。其毛色陸離而鮮明。故東山云。熠燿其

羽。其爲鳥柔易而近人。故凱風云。睍睆黃鳥。其鵻端有細毛雜色。故小雅云。緜蠻黃鳥。皆見爾雅正義。蓋一物而數名者。

傳曰。蘩白蒿也。考爾雅釋草。蘩皤蒿。案皤卽白也。故召南傳曰。蘩皤蒿也。實一物也。又案夏小正二月采蘩。詩意同之。

傳曰。殆始。釋文本作迨。疏云。釋詁。殆始也。案爾雅釋詁作胎。蓋殆與迨皆胎之假借。

傳曰。亂爲萑。葭爲葦者。蓋初生爲葭。長大爲亂。成則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葦。對文則有別也。

可以爲曲者。曲薄也。本禮記月令注。謂可爲蠶薄也。

傳曰。斯方銳也。蓋以別於斧之隋銳耳。銳孔也。形狹而長曰隋。斯亦斧。惟其銳孔有異。　條桑箋謂枝落之采其葉者。蓋伐其遠揚之枝條。但以繩猗束而采之。　傳曰。絲事畢而麻事起矣。蓋采桑養蠶是絲事也。載績則麻事也。績麻成布以爲民衣。元黃則又染繒也。載元載黃者。元衣黃裳也。何以又言朱。傳曰。朱深纁也。祭服元衣纁裳是也。蓋染法。一染謂之緅。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朱則四染者。比於纁色爲深。故曰深纁。五染謂之緇。此則加染以黑色。元則六染者。由朱而染黑爲緇。又由緇而再染黑爲元。故傳曰元黑而有赤也。

箋曰。豳地晚寒者。蓋溫風至則鳥鳴。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五月也。今七月始鳴。由於豳士雖時候遲晚猶寒。本孫毓之說。則溫氣晚至。故鵙鳴遲兩月也。

箋云厚於其所貴者說也蓋謂民親其上加厚於尊貴者故曰爲公子裘以說明其親上之意也
傳曰斯螽蚣蝑也考爾雅釋蟲蜤螽蠾郝懿行云斯螽蚣蝑與蜤聲義同案斯螽螽斯實一物周南傳與此同傳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考爾雅釋蟲翰天雞郝懿行云翰與榦欲以別於釋鳥之班天鶏郭注小蟲一名莎鶏陸璣云莎鶏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鶏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八月在宇宇者屋之四垂故韓詩說云宇屋霤也傳曰穹窮窮盡也謂盡塞其室之窟穴熏鼠者使鼠盡出於窟外而後塞之傳曰墐塗也謂以泥塗之庶人蓽戶者蓽戶是以荊竹織門本禮記儒行注荊竹通風故泥之也曰爲改歲者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十月則改歲也
鬱薁與瓜皆可生食故皆言食棗須就樹擊之則其實自下故言剝春酒須釀故言爲壺是蔓生故言斷苴須拾取故言叔疏云酒以介壽則農夫不得飲之采荼食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曰樗惡木也然則木不惡者不以爲薪可知愛物之至所以盡性也
築場圃者築場於圃也稼穡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
稱彼兕觥無傳案稱舉也見儀禮士相見禮聘禮注
鴟鴞傳曰鴟鴞鶹鴠爾雅釋鳥文郭注鴟傳最是蓋貪惡之鳥也或以爲鵂鶹夫鵂鶹則何能毀鳥之室取鳥之子乎哉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傳意蓋泛言之無所專指也以明守成之不易耳疏以管蔡爲民不但非

毛意而其義亦狹矣親結其縭傳引施衿結帨儀禮士昏禮文衿繫佩帶也帨巾也是結蠙者結其巾也破斧傳曰鑿屬曰錡疏云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案經傳未有以錡爲鑿屬者則鑿屬或是金屬之譌

錡者管子輕重一車必有一鑽一鑿一錡則錡乃以木爲質而飾以金者故傳以爲木屬也

伐柯之篇皆言禮可爲國周禮大備以禮治天下者也

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此大學絜矩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之義

九罭篇衮衣繡裳毛以爲王之服鄭以爲上公之服者蓋王則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均之衮衣也

毛詩識小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雅也本釋文

鄭君詩譜曰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非正經謂之傳未知此在何書也又曰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棳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王室案此卽書若考作室詩豳風無毀我室之義

鹿鳴序曰燕羣臣嘉賓也君以臣爲賓卽是嘉賓亦兼言四方之賓燕四方之賓惟迎於大門內爲異其餘皆與燕羣臣同故鄉飲酒禮燕禮注皆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

傳曰苹蓱也爾雅說文皆同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是毛本以浮萍言考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湟者洿下之處潦水消積萍卽生焉卽可就食故毛云然箋云苹藾蕭則是陸草自可兼用不須強爲分別矣

四牡傳曰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者言爲使則辭於家廟而後行所謂不以家事辭王事也疏云言受命卽行似非傳意

傳曰騑夫不也案此卽祝鳩乃五鳩之一也箋云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

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此與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互相證明也。

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古者於同父母之兄弟曰昆弟。其於宗族不論長幼統以兄弟爲言者。蓋宗族皆由兄弟旁推者也。

傳曰。兄弟求矣。兄弟何以相求。此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之義。蓋睽孤則相隔。相求則和睦矣。

傳曰。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此卽論語答子路之意。人倫之準式也。箋云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求友者不可不知。爲人友者亦不可不知矣。

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謂之立飫。仍於饗禮爲近。蓋以圖事爲主。以飫致其情耳。傳曰。王與親戚燕。則尙毛。因飫而言及燕。或者以飫爲禮。卽繼以燕。以通情也。

伐木疏云。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此二語乃論交之圭臬也。

箋云。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案此所謂學於萬物也。

許許亦可以聲言。舉大木者呼邪許。是也。毛但以柿貌言之耳。疏云許許非聲之狀。似非毛意。

傳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滑者。蓋酒熟必釃之。（亦瀝酒之意。）以竹器釃酒則曰釃。以藪（藪、草也。草用茅。）釃酒則曰滑。

兄弟之稱。通於宗族。亦通於異姓。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是也。

天保一詩多用爾字。蓋昊天其子之。稱天則言爾。尊天而親其上也。

傳曰春曰祠夏曰禴案禮記王制春曰礿禴卽礿詩釋文禴本又作礿是也夏曰禘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改春曰祠夏曰礿此傳與爾雅釋文文同不言祠禴而言禴祠者詩疏云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說文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公羊傳何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汋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孫炎云烝進也進物品也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多之物成者衆傳曰卜予也箋疏無釋案爾雅釋詁賚畀卜賜予也郭注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又案白虎通卜赴也周禮春官序官疏赴來者之心故曰卜然則卜之爲予亦謂赴祭者之心而賜與之卽禮無不答之義

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案尚書堯典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僞孔傳云百姓百官古訓百姓皆百官也百官當言氏而云姓者散文則可通古者庶人無氏有姓氏者必由於卿大夫也

采薇箋云先輩可以行也唐人已登第者稱應舉者曰先輩本此古者席地而坐必先跪而後坐故箋釋不遑啓居云不暇跪居也

箋云柔謂腲腇之時案腲音問草新生也疏云汝中輩可以行矣此因上章傳有先輩之文從而爲之詞耳經傳箋俱無此意

箋云弭弓反末彆者案彆弓戾也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也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者紛與結同解轡結

宜滑故以象骨爲弓弭蓋制器者取用多方不專一事也
魚服之魚乃是獸名陸璣云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
出車傳曰就馬於牧地案牧地在遠郊周禮地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
傳曰龜蛇曰旐鳥隼曰旟皆本周禮司常文設旐在干旄之上而建於車則兩事實同爲一物矣又有旟者疏云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旟而已
傳曰王殷王也蓋謂文王述殷王之命以命南仲不言殷天子而言殷王者易知也天下所歸往謂之王本是通稱故屢言王事亦是通稱也其言天子者因其時文王已稱王故言天子以別之
箋云始出壘征伐玁狁又云凍始釋而來反則來思者還於軍壘耳未還家也故下句云豈不懷歸　傳曰簡書戒命也案古未有紙書之於竹則謂之簡書
玁狁在北西戎在西既伐玁狁因伐西戎故未見君子既見君子俱就近西戎之諸侯言之
遲遲萋萋喈喈采蘩祁祁皆無傳者案豳風七月傳曰遲遲舒緩也周南葛覃傳曰萋萋茂盛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又七月傳曰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此亦當同
杕杜言采其杞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是則憂我父母者指其夫言之疏云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是也婦人以夫爲天故可以夫比於父母邶日月篇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語意正同

魚麗傳曰。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蓋謂十月寒氣至。草木爲風所折。似有芟除之者。若未至折芟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也。定本作不折不操。疏以爲誤。今文考證乃云注疏從定本非也。釋 士不隱塞者。疏云。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也。此不欲盡物之意。禮記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與此傳異者。此自天子始言。曲禮自國君始言。故差等小異耳。其實不圍澤者亦當不掩羣。不掩羣者亦當不取麛卵。不取麛卵者亦當不隱塞。皆可推而知也。

毛詩識小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曰罩罩篧也。案爾雅釋器。篧謂之罩。郭注云。捕魚籠也。詩疏云。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又案郝棲霞云。今魚罩皆以竹。形似雞罩。漁人以手抑按於水中以取魚。

傳曰汕汕樔也。案爾雅釋器。罾謂之汕。（毛意樔即罾也。）邵二雲云。壅草澤畔。蓄魚其中。名爲罾。

南山有臺傳曰。臺、夫須。（爾雅釋草文。）陸璣引舊說云。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篧笠。郝棲霞云。須莎聲轉也。今人以莎草爲篧。不以爲笠。傳曰。萊、草也。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此詩萬壽無疆。與豳七月萬壽無疆小有分別。豳風祝人君之身壽考也。此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以國家言。猶言萬世有道也。

南山有杞。無傳。此困學紀聞所謂杞梓之杞也。

傳曰杻、檍也。（爾雅釋木文。）案陸璣云。杻枝葉茂好。官園種之。名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案檍億音同。）此言北山有杻。唐風言隰有杻。蓋高地下地皆可種者。遐不眉壽。無傳。案周南汝墳傳。遐、遠也。此亦當然。

傳曰枸、枳枸。案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李注。枳句、言枳樹多句也。句、曲也。（案句即枸也。）詩疏云。枸木多枝而曲。所

以來巢也。

傳曰。椒。鼠梓。爾雅釋本文。郭注云。楸屬也。陸璣云。山楸之異者。案此傳言鼠梓。爾雅注言虎梓。蓋有異名。

傳曰。耆。老。案爾雅釋詁。耆。老。壽也。孫炎云。耆面如凍梨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蓼蕭是以有譽處兮。無傳箋云。使聲譽常處天子。謂四海之諸侯稱揚王者恩德。使常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也。

傳曰。鞗。轡也。革轡首也。案說文。鑣。轡首銅也。鑣。錢竹汀云。即鑮。靶。轡革也。小徐云。御人所把處也。錢竹汀曰。古器銘。石鼓文。及寅簋文。作鑣。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蓋鞗爲金飾。案即轡首銅也。革爲皮絡。又案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注。轡靶。勒。詩疏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郝棲霞云。轡勒異物。靶。轡革也。又云。轡首垂即靶也。勒。馬頭絡銜也。自後趙避石勒名。呼馬勒爲轡。遂與鏣銜之訓相溷。

傳曰。在鏣曰鑾。案爾雅釋器。鏣謂之鑣。郭注。馬勒旁鐵。說文云。鑣。馬銜也。釋名云。鑣。芭也。所以在旁芭敹其口也。

湛露顯允君子。無傳。謂明信之君子也。

其桐其椅不言露。疏云。承上露在可知。

菁菁者莪。載沉載浮。載字無傳。邶載馳傳曰。載。辭也。此亦當然。此傳本是載沉亦浮。據疏語可證明。今注疏本譌作載沉亦沉。則難通矣。箋云。沉物亦載。浮物亦載。乃言楊木之有用。並非解經之載字。

六月傳曰物毛物也毛是齊馬之色物是齊馬之力因有四驪二字故傳連言毛物比物者本以齊馬力爲主而併及馬之色也　傳曰師行三十里蓋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見史記是以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所以養兵力也古用車戰故持重如此後世輕騎疾行不可以里限矣

傳曰錯革鳥爲章也案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　傳曰鉤車先正也箋云鉤鑿行曲直有正也蓋謂夏后氏時其車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矣

采芑傳曰師衆干扞試用也謂此三千車中軍士皆有衆多扞敵之用也　乘其四騏無傳案魯頌駉傳曰蒼騏曰騏騏蒼文也謂馬毛蒼色而又有蒼文者爲騏箋茀無傳者齊載驅傳曰簟茀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此亦當然

傳曰鉤膺樊膺也謂馬之婁領有鉤婁者維持之意謂婁其領也在膺有樊纓之飾也樊謂馬大帶

傳曰軜長轂之軜也案軜即是長轂說文云軜長轂也謂兵車之轂長於田車故曰長轂也

車攻小序曰備器械說文云無所盛曰械謂其中未有所盛載之物則其器名爲械也

傳曰禂纏旆以爲門者纏旆之竿豎於地以當門兩旁之根也　裘纏質以爲楅者兩門甚相近而車行則有分別故於兩門之中纏質質者射之的也質正也以當門中之闑也門容握者謂車軀入門之時其車軸與兩旆竿之閒各可容一握人四指爲一握謂四寸也鑿則不得入謂其車軸頭若擊著門旁之旆竿則不許入以示罰也　左右者天子六軍分爲左右故必立二門也　抗大綏抗小綏者抗舉也　戰不出頃者謂習戰不

出於芟草之頃地。不逐奔走。謂禽獸已出於頃與防者。卽不逐之也。

建旐設旄。搏獸於敖。亦當指有司治田獵之事言。疏以此二句爲宣王之言。似非。

四牡奕奕者。言四牡馬之閑習也。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殷見則十二年王不巡狩。諸侯來朝。而後爲之。此詩止有會耳。而曰會同者。對文有別。散文則可通用也。

傳曰。決、鉤弦也。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傳曰。拾、遂也。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傳曰。佽、利也。必手指相次比而後利於執弓發矢。箋所以申明傳意。

傳曰。自左膘而射之。案膘脅前也。本廣雅。小腹兩邊肉也。本釋文引三蒼。達於右腢者。矢過於右肩腢也。儀禮注。腢肩頭也。謂右肩前也。本釋文。傳曰。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者。蓋射獸者皆自左。不當言射右。故知必是自左肩腢射之而達於右耳本也。本正義。射右髀者。案說文。髀、股也。達於右髃者。髃、脅骨也。本集韻。踐毛者。謂禽獸在兩旁而逆射之。兩言不獻。皆不誅已降之義。

吉日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蓋日有剛柔。甲丙戊之類皆剛也。乙丁己之類皆柔也。馬有牡有牝。猶之剛與柔也。田獵當乘牡馬。故以戊日爲順其類也。傳曰。伯、馬祖也。馬祖者。天駟。卽房星也。

傳曰。外事以剛日者。蓋田獵是外事。故擇馬亦用剛日。庚與壬皆剛日。辛與癸皆柔日也。午字無傳。案疏云。午爲馬也。

毛詩識小卷十八

鴻雁之什

鴻雁序曰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蓋謂宣王慰勞來勤其民使皆還歸定止安樂而聚集也箋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此鄭君所見泰誓眞本

箋云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蓋侯伯既不述職則王朝卿士必不出使而存省侯國民之疾苦何由上聞今既復之故能勞來其民也

庭燎傳曰央旦也疏云旦是夜屈之限呂氏春秋注屈盡也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引楚詞注央盡也案謂夜未已未盡旦則夜已盡矣據疏則夜未央是詩人言其時候非對王語若以夜未盡對王則王仍未起何爲設燭可知是敍事之詞傳曰庭燎大燭案周禮秋官司烜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對文則別也散文則可通稱

夜鄉晨箋云晨明也案鄉明則猶未明仍是前兩章之意也經義述聞云長言之則一唱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是也

沔水序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疏云圓者周匝之物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箋又云以恩親正君曰規蓋不規則無恩卽無親矣分當規過者不可不知當受人規者尤不可不

知。

兄弟、謂同姓諸侯。邦人諸友則異姓諸侯也。此對文則有別。末章我友敬矣。是散文則兼同異姓諸侯可知。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京師王之所居。君父一也。故以爲諸侯之父母。

箋云訛、爲也。爲交易之言。蓋造爲言語必變亂是非。故訛言卽是交易之言。

鶴鳴傳曰良魚則小魚不必皆善可知。曰小魚則良魚必大可知。蓋能安於隱處。亦必非猥瑣齷齪者所能也。或有也。諸魚亦有在于是者也。

穀卽楮也。从木。不从禾。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於朝。卽此穀也。

祈父序箋云祈、圻、畿、同。案祈父卽大司馬也。大司馬之職。以正邦國。卽是正封圻也。故書曰圻父。詩曰祈父。

白駒傳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箋云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毛鄭之意似異而同也。蓋四章首句皆言其去。前三章次句則皆望其來。傳箋互相發明也。

箋云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此與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之意同。

黃鳥無集于穀。無傳者鶴鳴傳曰穀、惡木也。此亦當同。

我行其野箋云刺其不正嫁娶之數。案禮必有數。故言數卽是禮。左傳昭公三年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

數也。是數卽禮也。文選晉武帝華林集詩注。數猶禮也。可證。傳曰。新特外昏也。謂之特者。鄘風柏舟傳曰。特匹也。此亦當同。新特猶言新匹耳。箋云。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以特爲獨。雖大概可通。然非毛意。疏亦未分別也。

斯干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二義相因。蓋楹柱之高大者必直。疏自生分別矣。

無羊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謂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牛羊每色各有三十也。

傳曰。騫虧也。謂牛羊有所虧損。崩羣疾也。謂牛羊成羣疾病也。

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蓋士無故不殺犬豕。故夢見人衆捕魚。則庶人得食魚。是供養之祥也。

毛詩識小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昊天不傭當以昊天二字逗呼天而訴之也不傭不均則言師尹也傳曰屈極也箋云屈至也其義一也不弔昊天仍是昊天不傭之意不弔言王政不善昊天則呼而訴之（與昊天不傭大略相同）箋云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是也

正月傳曰將大也蓋謂王政暴急由於人之僞言則訛言亦害之甚大者民卽人字（當是唐人避太宗諱所改）箋云人以僞言相陷入（並不言民）可證鄭所見本是人之訛言並非謂下民之言也

謂山蓋卑一句有兩意謂之爲山則是高節奇行也人猶覺其卑下句蓋言況於爲小人之行則是爲岡陵而已

傳曰蜴蜥也案爾雅釋魚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蠑螈守宮也蓋一物而四名也

傳曰仇仇猶謷謷也案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釋文云敖本又作謷引舍人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無理而毀人是傲慢也故郭注云皆傲慢賢者又案楚詞九思王注不聽話言而妄語也亦可與舍人注相發明

今玆之正無傳斯干傳曰正長也此亦當同箋云正長也原本斯干傳言今之君臣爲人長上何爲一意同然爲惡如是

十月之交傳曰日月之交會者每月朔日則日月交會而有食有不食者疏云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

傳曰山頂曰冢案釋名云冢腫也言腫起也　箋云崒者崔嵬案爾雅釋山崒者厓巖郭注謂山峯頭巉巖又郝棲霞懿行云崔嵬厓巖字異義同說文曰萃危高也亦巉巖之意

自番維司徒以下皆專官也而皇父但言卿士者箋云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疏云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是也

雨無正傳曰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蓋與在下者言須明切與在上者言須委婉此巧言非惡人但長於言語較之不能言者則得安身矣哉者謂猶可耳正月篇曷哉矣富人語意亦同　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徹之是主文而譎諫不徑情而行故言之者無罪也

箋云可使者雖不正從也蓋王雖不正而順從之則王以爲可使矣然朋友有責善之道則以此相怨咎故曰怨及朋友

小閔篇起二語威敷于下土五字皆言幽王言閔天疾惡王政如此也

傳曰。漸漸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稱其上。案疏云。漸漸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也。訾訾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稱上之意。又案爾雅釋訓。翕翕、訾訾。莫供職也。蓋志在專權營私之人。必棄其本職而不覺顧。郭注云。賢者陵晉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是也。

傳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國語。蓋謂居今而稱古人。則謂之在昔。由古而更推之上古。則謂之先民。此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者也。

傳曰。一非也。疏云。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

小宛傳曰。鳴鳩、鶻鵴。此與衞風氓之鳩。莊子逍遙遊之鸒鳩。楚詞離騷之雄鳩。皆同物而異名耳。或以爲班鳩者。非。班鳩稍大。鳴鳩則小。爾雅釋鳥。鶻鳩、鶻鵃。案古文周作鵃或省作舟。是鶻鳩與鶻鵃一也。注似山雀而小。字林云。鶻鵃、小種鳩也。方言云。大者謂之鵃鳩。鵃與班同。是雖同類。而有大小之分。傳曰。明發、發夕至明。疏云。從夕至旦。常不寐也。有懷二人。無傳者。承上先人言。卽謂文武爲二人也。

箋云。中正通知之人。中正謂齊通知謂聖也。

傳曰。中原、原中也。廣平曰原。其中多菽也。箋云。煦嫗養之。案禮記樂記注。以氣曰煦。以體曰嫗。

小弁傳曰。鬻、卑居。說文同。則斯字是語詞。猶周南言螽斯。此詩言柳斯鹿斯耳。疏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鬻。

斯之目爲不精言劉氏亦本爾雅釋鳥鸒斯鶅鶄故云。傳又曰。卑居、雅烏也。爾雅郭注作鴉烏、鴉即雅。案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棲霞郝懿行云。此烏大如鴿。百千爲羣。其聲雅。故名雅烏。

傳曰。擣、心疾也。疏云。似物擣心。故云心疾。說文云。擣手椎。

傳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蓋毛在皮膚之外。箋所云皮膚之氣也。裏在內陰。以言母者。凡皮膚之內皆謂之裏。舉周身言之。箋云母之胞胎亦是傳義所包括。毛鄭小異而大同。疏自生分別耳。傳曰。辰、時也。此與齊風東方未明傳辰時不同。彼辰夜之時是活字。猶言察其早夜之時。此時字則箋以六物申明之。左氏昭公七年傳六物謂歲、時、日、月、星、辰也。此語爲後世言命者之濫觴。

箋云。留其羣也。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稽留。以待其同羣之牝鹿俱走也。

箋云。醊、旅醊也。案飲酒之禮。主人初舉爵獻賓。曰獻。賓舉爵答主人。曰酢。主人又舉爵勸賓。曰醊。此爵賓既受。但奠置之而不飲。故又謂之奠醊。至三爵之後。賓乃舉所奠之爵。即主人醊賓之爵。行醊。而且賓主之黨交錯相醊。是爲旅醊也。

莫高匪山二句。意謂莫有能高於是者。非山也耶。莫有能深於是者。非泉也耶。然人猶有能登之能入之者。是則王有殺太子之心。雖隱藏之。而人猶有知之而默存於心者矣。

巧言傳曰。骭瘍爲徹。腫足爲尰。爾雅釋訓文。案爾雅郭注。骭、脚脛、瘍、創也。淮南子高注云。骭、自膝以下脛以上

也。邵二雲曰。說文云。骹、骸也。骸、脛也。謂脛端交接之處。正指膝以下脛以上而言。說文云。腫、癰也。釋名云。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案此因聲得義者。巷伯傳曰。貝錦。錦也。箋云。文如餘泉餘蚔之貝文也。案爾雅釋魚。餘貺黃白文。郭注。以黃爲質。白爲文點。餘泉白黃文。郭注。以白爲質。黃爲文點。織錦之文似之者。爲貝錦也。

傳曰。哆、大貌。案說文。哆、張口也。箋既云箕星踵狹。詩何以言其哆。蓋箕四星二爲踵。相去本甚寬大。但其二爲舌。則更大。故云踵狹耳。傳曰。侈之言。是必有因也。因其大而加大。謂之侈。箕星之踵本不小。因其舌更大。是因其踵之大而加大也。傳言執燭。又言燕盡。又言縮屋而繼之者。疏云。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縮、抽也。）傳言放乎旦者。猶言至於旦也。傳曰。男子不六十不閒居。閒居、猶雜居。男子在堂。女子在房。是不閒雜而居也。禮記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閒。男子七十。則女子當六十。禮記與毛傳各舉其一也。傳曰。嫗、不逮門之女者。不逮門、謂處子也。未及於夫之門者也。嫗而國人稱之者。謂身近之而不及亂也。

傳曰。楊園。園名。畝、邱。邱名。疏云。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邱。案楊園者。想是種楊木之園。畝、邱、見爾雅釋邱。如畝、畝丄。郭注。丄有隴界。如田畝。（案郭注言其形狀。）孫炎云。方百步也。（案司馬法。步百爲畝。釋名釋邱。畝、邱、邱體滿一畝之地也。案釋名及孫氏則言其廣狹之度。）

毛詩識小卷二十

谷風之什

谷風傳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蓋風與雨異物而同功朋友或異事而同志故傳云然
傳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此卽伐木篇首四句之義
蓼莪鮮民之生傳曰鮮寡也蓋言人生如白駒過隙卽使日日供養其親亦覺寡少又況不得終養則生不如死久矣
大東傳曰來勤也爾雅釋詁文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疏云曾不見謂以爲勤鄭申毛孔又申鄭也案召南摽有梅箋云謂勤也亦同此意
傳曰服牝服也案考工記車人注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之內則爲車箱矣
楚茨傳曰露積曰庾案說文庾水槽倉也廣雅釋室庾倉也此言露積者國語周語曰野有庾積言野則露積可知又案釋名釋宮室庾裕也盈裕不可勝受所以露積之也說文庾或曰倉無屋者案此亦露積之義
傳曰爨爨廩爨也案爨爨所以煮肉廩爨所以煮米二者之名皆見於儀禮少牢饋食禮
既齊既稷二語毛意似承卜爾百福說神與爾福既齊備既稷疾既匡正既勑固皆言尸嘏主人之意疏

似誤。

禮有告戒。始終皆言。儀禮有司徹。宗人戒侑者。戒於始事也。此鐘鼓既戒者。戒於終事也。皆所以敬愼祀事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耔、雝本也。既布種在田。須有以培其根本。後世所謂耔種者。蓋本此。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毛傳無閒文。頗疑毛所見本有作以我齊盛者。然不可考矣。

傳曰。茨積也。箋云。茨屋蓋也。兩意互相發明。疏云。傳非訓茨爲積。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是也。

大田箋云。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案禮記月令注引此。以爲農書也。橛、杙也。本廣雅。刈稼之餘在田中者如橛然。春初地氣上升。冒覆其橛。此時則陳舊之根可拔。卽謂始耕也。

傳曰。炎火。盛陽也。蓋火屬陽氣。故以盛陽言之。螟蛉之屬本盛陽之氣所生。今使還其本。自然消除。是則神之功也。此詩人形容之辭。並不指水火之火言。

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溉浸水也。蓋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與東都伊洛之洛有別。禹貢之漆沮一名洛水。卽此也。傳曰。韐韎所以代韠也。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也。服謂之韠。士無韍名。謂之韐韎。是所以代他服之韠也。箋云。茅蒐、韐韎聲。案齊魯之閒言韐韎聲如茅蒐也。本鄭駁異義語。奭字無傳。案采芑傳曰。奭、赤貌。此亦當然。

傳曰。鞞、容刀鞞也。刀鞞猶刀鞘。容刀者。有容飾也。琫、上飾。琕、下飾者。謂於刀鞘之中分上下也。琫琕者。琫、厩甲也。本說文。案正義本當作諸侯盪琫而鏐琕。大夫鑣琫而鏐琕。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琕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是也。今汲古閣所載。乃孔氏所謂定本及集注本耳。盪者、黃金也。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鏐、紫磨金也。鑣、銀之美者。爾雅釋器。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琫、厩屬。本說文。鞞琫有琕者。謂鞞之飾有琫又有琕也。段懋堂云。有讀爲又。

裳裳者華傳曰。裳裳、猶堂堂也。此以聲近爲訓也。

芸其黃矣。芸本草也。而借以形容黃盛之狀。傳曰。芸黃盛也。疏云。此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蓋華有以黃爲盛者。與汎言草木黃落者不同。

或黃或白。疏云。華自有雜色。一時而黃白雜。非先盛後衰。言善多而惡少。若惡與善等。則不得爲明王矣。之子、君子。無一定之稱。此詩之子、謂古之明王君子。其先人也。與他詩所言不同。

桑扈之屏之翰。皆王者之德。故下句言百辟爲憲。

鴛鴦傳曰。乃畢掩而羅之。蓋張羅所以待鳥來。執畢所以掩取鳥也。禮記月令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

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案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傳與雅訓同。陸璣云。菟絲蔓連草上。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但經明明言施于松栢。則女蘿卽松蘿可知。釋名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蓋寄生之屬。亦不分草木。淮南子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茯苓之根。皆謂

可與爾雅毛傳相證

車轂、車軸頭鐵也。車無事則脫。車行乃設之。

柞木名。即櫟也。

青蠅傳曰。榛所以爲藩也。則棘亦所以爲藩可知。

賓之初筵。左右不指人。不指地。箋以左右爲折旋揖讓是也。

殽有訓爲凡骨有肉者。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殽脅是也。有訓爲骨禮者。禮記曲禮左殽是也。而此詩之殽則訓豆實。豆實者、菹醢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國語賈注。殽菹也。

毛以此詩爲燕射。鐘鼓既設者。將射而改縣也。天子宮縣在階間。有妨射位。故改之。案考工。既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梓人文。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侯。鄉射。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凡畫者丹質。謂正面畫熊麋之頭。畫雲氣於質。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也。燕射皆一侯。謂之大侯者。以君所射故也。

傳曰。反反、言重愼也。蓋反覆至再。惟恐有失儀也。

飲酒孔嘉。謂飲酒而甚嘉美者何在乎。維得其令儀者是也。二句相呼應。箋云。飲酒而誠得嘉賓。似非毛意也。

無俾大怠者。箋云。當防護之。無使顚仆至於怠慢。盡式勿從。謂所以隱其惡。無俾大急。所以救其失。忠厚

以待人也。

三爵不識二句無傳。蓋總結全篇也。凡禮有獻、酬、酢。凡三爵。而飲酒之禮成。蓋言三爵之後。已不能自信其無失。況敢又加多乎。甚言飲酒之宜愼也。鄭箋云云。未必是毛意。

毛詩識小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魚藻序何以言思武王。疏謂居鎬京者武王爲始。是也。

傳曰。頒、大首貌。與說文同。（說文、頒、大頭也。）

采菽傳曰。羊則苦苦者、荼也。謂取豆與荼與薇以爲芻蒭也。傳曰。君子、謂諸侯也。蓋上下可通稱。

箋云。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卷卽袞。蓋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龍。）黼、謂絺衣也。案。絺者、刺之也。（謂此黼乃刺之。與元袞是畫之於衣者固不同也。絺刺在衣。此箋言衣者舉其總名耳。）

言采其芹箋云。言我也。（蓋用毛葛覃傳。）我使采其水中芹。其旂淠淠二句。指諸侯來朝者言。載驟載駟。則言王迎諸侯君子所屆。（箋云。屆、極也。）又言王待君子法制之至極也。

邪幅者。邪纏於足也。在下者。謂著邪幅在於股之下也。

彼交匪紓者。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

箋云。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案。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本後漢書。若故落而新生。則是根茂而實遂。雖什伯實而根愈固。何傷之有。故世家大族必以人才爲本也。

平平左右謂諸侯有賢才者能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此左右之國亦當如是必相與率循而順從之矣

傳曰紼紲也爾雅文同孫炎云紲大索也纚緌也爾雅文同郭璞云緌繫也疏云紲是大紵謂舟之止息以紵繫而維持之角弓是父兄刺幽王言兄弟而又言昏姻者蓋君與族燕則異姓爲賓也

民胥然矣猶言民皆以爲是也箋云天下人皆知之似說得寬了

人之比周將以樹黨人之鄙爭正欲得名人之營鑽傾軋無非求安傳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名論實定論也

酒者所以養老也而云如酌孔取則老者亦不宜多飲

菀柳以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起興蓋事物有定者雖至高極深皆可推測若變動無常之人則不可知矣是以君子有常行

都人士序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然則朝更夕改厭常喜新即是民德不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士大夫所以示民不恌也

從容非緩慢之謂箋云從容謂休燕也休息燕閒並非夙夜在公之時亦不苟且故又云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都人士箋以爲都人之有士行者疏云都邑之士近政化又云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是則

在都邑者易于同乎流俗久矣。又云。所行要歸於忠信。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蓋士者民之耳目不從流俗。亦修己以安人之疏節與。

左氏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注以爲逸詩也。蓋服所據者三家。是時毛詩未立於學官也。禮記鄭注云。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是也。

言從之邁無傳者。易知也。猶言我欲從之行。所謂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未必如箋所云欲自殺。蓋我不見兮之下。初言不說。次言苑結。繼以欲從之行。終歸於盱病。用意淺深之序。本極分明。

采綠序無傳。而箋意刺其婦人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蓋因序不言刺時。但言刺怨曠。則所刺乃在下者。故箋云然。

黍苗序所言召伯。謂召穆公。當宣王之時爲卿士者也。

箋云有輓輦者。此後世小車之濫觴。

我徒傳以爲徒行。與車攻以徒爲輦不同者。此上章已言我輦。則此章之徒不得爲輦。上章我車。是大車以牛駕之。此章我徂。則以馬駕車。故箋云有御兵車者。

下濕曰隰。高平曰原。隰桑之詩。以喻君子在下。而草野之人皆熏其德而善良。然則士雖野處。亦於風俗大有關係。不可不愼也。言隰桑。則原桑不然矣。故箋云。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小人在

位無德於民。

自華序言刺幽后。此幽后卽是褒姒。箋已言之。

白華以喻婦德。白序束之以喻禮義約束。此卽齊家之義也。

傳曰。焜、炷竈也。爾雅釋言郭注。今之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詩疏。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若今之火爐也。云云然。則此焜乃所以烘物者。與竈有別。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闇修者可以自信矣。故東方曼倩引之。

念子懆懆者。申后念幽王之失而懆懆然欲諫正之。視我邁邁者。王視申后。邁邁然而不說其所言也。

公孤卿大夫皆大臣也。士則微臣也。故緜蠻序曰。微臣刺亂。

緜蠻傳曰。鳥止於阿。人止於仁。仁者。仁厚也。論語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人偶有依託。亦非仁厚者不敢近。所以養德也。

卿行旅從。則必有副貳之車。可知。故箋曰。後車、倅車也。

瓠葉傳以爲庶人之菜。則兔首亦庶人之牲。疏云。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是也。禮別尊卑。故小民皆能自安。豳七月箋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養農夫之具。小雅甫田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合此數詩傳箋疏觀之。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至有

不足不給之憂哉。

傳曰。毛曰炮。（蓋謂連毛而炮之。）此尙易明。又曰。加火曰燔。炕火曰炙。則其辨甚微。案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燥之。疏云。新殺者合毛炮之。剚截而柔者（疏又云。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則糝貫而炙之。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觀此而傳意豁然矣。

苕之華首章芸字無傳。案裳裳者華傳曰。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此亦當然。但彼則言其盛。此則言其色全變爲黃而將落也。

何草不黃傳曰。言萬民無不從役。蓋兼解末二語。（漢書禮樂志集注。將、猶從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三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亹亹、勉也。亹亹、勉勉、一聲之轉。故用爲訓。

久安長治。自有所以不能遏止之故。所謂規模宏遠也。若乃見小欲速。不顧其後。則皆所謂遏爾躬者矣。

大明首章。天難忱斯。此所以爲大公凡安其危而利其蓄。皆恃天之過。不知天道猶張弓。所以難忱斯也。文王之德至矣。而詩人美之。但曰小心翼翼。是則敬愼者。德之大本也。後世如諸葛文正之功。其自許不過謹愼。此必非才人所能知也。

昏禮六禮無文定之名。後世稱納吉爲文定。乃本於鄭箋。毛傳無此解也。

緜言豳公未有家室。而豳七月言入此室處。蓋豳地在山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緜舉其大概。則曰陶復陶穴。至七月陳王業。則統前後而言。故言入此室處。言上入執宮功。言乘其乘屋也。

傳曰。堇菜也。案禮記內則。堇荁並稱。則堇菜乃爲人常食者。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也。夏小正。榮堇。則堇本常種之菜。但周原所生尤美耳。至國語晉語。置堇於肉。此則毒藥能殺人者。與詩禮所言之堇同名而異實也。

傳曰捄蘲也。盛土籠也。箋云捄捋也。聚也。必聚土於盛土之籠。而後可投而居於板之中。毛鄭之義。正相足也。

疏附與奔奏相似。疏附謂其臣疏於文王者。今使之親附。故傳曰率下親上也。奔奏謂曉喻天下人以文王之德。宣布文王之聲譽。使天下之人奔奏而歸周。故傳曰喻德宣譽也。二者情事相類。而一在國中。一在國外。有遠近之分。

棫樸既言薪之。又言槱之。蓋人才非一日所成。不特拔十得五。亦或有大器晚成者也。

六師卽是六軍。對文有別。散文則通也。鄭志云。春秋之兵。雖衆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也。

傳曰遠不作人也。蓋倒句。猶言豈不長遠而作新其人乎。蓋教化非一日之事。壽考則久道化成也。

旱麓序云。申以百福。千祿焉。蓋互文也。謂太王王季修德。故申重先世之業。以自求多福。多祿也。福言百。祿言千。皆互文。

國語周語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據此。則首章是實賦其事。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蓋心氣和平。所以惠下。卽所以求福。亦所以受福也。

傳曰九命然後錫以圭瓚。蓋謂王季受命爲西伯。得受圭瓚之賜。此章專以王季爲言也。

干祿則言豈弟。求福則言不回。然則禱祈之本無他。求諸其身而已矣。

思齊稱太任以一言曰齊。毛傳訓齊爲莊。然則女德必以敬爲本也。

惠于宗公。惠順也。本箋語。能順於道。則順於祖宗。孝經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亦是此意。然則人不能順於道。其祖宗之神怨恫必甚矣。

傳曰。保安。無厭也。蓋謂文王無有厭斁而安於道也。疏似非毛。

少年必當有爲。曲禮曰。所習必有業。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又曰。敬業。曰論學。皆小子有造之意也。後人或治某經。或治某史。或治小學。或治地志。皆所謂有造也。若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失其義矣。髦。俊也。有名譽之俊士。此實至名歸者。是以古之人無厭焉。與聲聞過情者異矣。

皇矣本美文王。而小序云美周。又云。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其意甚明。論語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本是文王。而言周之德。亦此意也。

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卽上帝耆之之說也。

無然畔援。畔於道而後有所援。取道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

自太王遷岐。文王因之。詩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乃是遷於程。逸周書言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者。是也。其後又由程而遷於豐。

靈臺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人道遲。案卽此不可使知之之意。所以難與圖始也。若夫讀書之士。則當求知覺矣。

毛意經皆爲度之而經始之經說得寬經之與營之對說得稍狹文王有聲言王后維翰尚書盤庚言有幹有年蓋在上在下皆須有骨幹而後可以持久所謂無本不立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后稷者。古帝之子。周家有天下之始祖。而稱以民者。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傳曰。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案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成骨。七月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終其人道也。（世俗以滿一月爲彌月。乃假借語耳。）疏云。天生后稷。其有奇表異相。異之於人。若其不異。不應棄之。是則后稷受生亦無奇怪。特棄之之後實有神異耳。此宗毛傳之說。與箋有異者也。

郜爲后稷母家。必其後無人。故堯以封后稷也。

以興嗣歲。足與民事不可緩相發明。

詩美后稷之福及於天下後世。但曰庶無罪悔。蓋求福之方。不外寡過。人不能強爲善。而妄冀無窮之福。不亦誣乎。

行葦序云。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內外對言。可證九族專指本宗。不當兼外姻言也。

既醉序云。太平也。大者大也。疏云。四方安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大平是也。

詩美太平而不言羣臣而曰朋友攸攝此卽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

簫爾女士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此卽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之意。

鳧鷖言大平則萬物衆多獨言鳧鷖者蓋水鳥近人指數分明且在水中則閒甚更覺其衆多也。

假樂傳曰宜安民宜官人也蓋本尚書皐陶謨能安民能官人之意民與人散文則通對文則有別也。

能不過誤不遺失然後可率由舊章不然奉行故事亦是虛文其所謂由舊章乃偷安而已。

既醉則曰朋友攸攝假樂則曰燕及朋友彼好臣其所教者何足以知之。

公劉首章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發明憂勤惕厲之意彼晏安酖毒者末由知此也　毛公博物後人多無能考訂此章云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今不知其出何書矣。

泂酌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天親之可知得道者多助則天饗之可知物以人重行潦可以饎饙以其爲豈弟君子也故又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夫能去惡者其德大矣能消惡者則其德益大其化益神惡人可消吉士皆安矣。

傳曰昄大也謂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則王之恩惠甚厚蓋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而教人以善重於分人以財也。

有馮者、其道之正有翼者、其藝之長有孝者、其行之首有德者、其品之純四者之中惟一及于藝能耳無德之才古所不取也

箋云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蓋政體不貴小惠勿擾之則愛之至也卽居敬而行簡之意

傳曰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化被草木豈一朝一夕之事鳳凰與梧桐爲氣類地極其化豈一手一足之力鳳凰爲衆鳥所歸賢者爲羣士所慕故多吉士多吉人乃王者之先務也

民勞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蓋喜於從惡者必憎惡善類其詭人之善也卽其所以爲惡也

傳曰憯傚大亂也謂變亂是非淆亂耳目蓋詭隨之人必有邪說故箋以爲讒譖申明毛意

以謹罔極箋以所行不得中正解之夫中庸不可能而以此責人者蓋中有淺有深王建極錫極則人人皆當會極歸極其行不得中者必謹約束之

傳曰繾綣反覆也繾綣本綢繆親愛之意而以爲反覆者蓋無故相慕悅相徵逐其甘如醴者皆可以反眼若不相識者也

板篇二章以辭輯和則民洽合辭懌說則民莫定箋謂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是也然則出辭氣洵爲君子所貴之道矣

善人載尸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則莫我敢葵所謂二三子亦姑爲樂至此而事不可爲矣

宗子維城．由於懷德．無俾城壞者．勿使德衰也．謀及子孫．必先愼乎德．

毛詩識小卷二十五

蕩之什

蕩蕩者。美惡不嫌同詞。書洪範王道蕩蕩。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美詞。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則惡辭。爾雅釋訓蕩蕩、从釋本文、僻也。

流言以對。謂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蓋邪說與暴行常相因也。

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蓋謂天不助惡人自沈湎。釋文云、飲酒齊色曰湎。是過失也。必不宜從而法行之。然則世之勸人湎於酒者。皆不以從式爲不義。是違天者也。

詒曰。有治人無治法。固也。然既無治人。但有治法。猶可維持一二。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凡不忠於所事者。大抵平日則坐視其陷溺。迨事不可爲。則委而去之。仍得置身事外。所謂枝葉未有害也。然葉落猶依枝。豈有根本既壞而枝葉能自存者。故箋云乃相隨俱顛拔也。此不獨事君爲然。凡事近於公義者。爲人任事者。皆可取鑒不遠矣。

抑傳曰。抑抑、密也。人能密審於威儀。則必抑抑然。是則趾高氣揚而昂昂者。其疏可知。

無競維人。最有精義。本強而精神折衝。非得賢才不可。孟子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正與此相發明也。

曰訏謨。曰遠猶。所謂規模宏遠也。又曰辰告者。雖聖人不能違時。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豈徒爲王者言。凡有身教之責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不念也。

桑柔首章傳曰。旬。言陰均也。案旬與均通。周禮地官均人。公旬卽公均。是也。此言陰均者。因桑可以蔭而言。（爾雅釋言。旬、均也。）毛例不破字。但曰兄滋也。則是假兄爲況。曰填久也。則是假填爲塵。傳曰。黎。齊也。案說文黍部。黎、履黏也。作履黏以黍米。其齊可知。（爾雅釋詁。黎、衆也。衆則必齊。黎猶比也。史記高帝紀。衆隴。）比、及。則亦有齊意。

秉心無競。箋云。其執心不強於善。蓋人之爲善。必須克去己私。振作精神。乃可有爲。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勉強行道也。若不能自強。則亦無濟矣。

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濯以救熱。人皆知之。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已之。則不知矣。故其何能淑。正是闇主庸臣之所見。所以終於不振。記曰。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也。

古者重農。以其愿也。故取士既於田間。選官亦於農事。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是也。漢世以力田孝弟同科。猶有古意。維此聖人。與維彼愚人對言。則是人之彥聖之聖。謂通達而有知者。非大而化之之聖也。征以中垢者。行其中心之闇冥。所謂愚而好自用也。言中垢者闇。則必汚濁而不覺。明則必以潔清爲安也。

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寘卧如醉此豈徒戒在上者凡爲士者當知儆焉不然則與乃逸乃諺既誕者同科矣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語最親切眞所謂小人枉了做小人

崧高傳曰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未嘗明言伯夷疏指爲伯夷者蓋堯時伯夷典禮則傳所云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者必指此國語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也

傳曰召伯召公也未言其名疏云以常武之序知是召穆公也馬貴與謂詩序必不可廢此亦可證

徹者周人治田之名傳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徹字本義也

傳曰鉤膺樊膺也按周禮春官巾車金路鉤樊膺九就同姓以封今申伯異姓諸侯而有鉤膺是殊禮也

誦頌通故傳曰作是工師之誦也謂此詩可以常歌誦者也

烝民篇言古訓是式則知事不師古必不能言威儀是力則知勉強行道必不易言天子是若則知將順其美不可錯過言明命使賦則知宣上恩德不可具文

傳曰愛隱也最有意凡事見於外者人得而助之德則足乎己無待於外誰能知之進德者欲及時既無助者稍不自振安望日新乎

江漢篇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三代盛時用兵如此故箋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閒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

鬯酒當在彝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此言秬鬯一卣者蓋賜之使歸而祭祀則此時猶未祭故用卣疏所謂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者也

常武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也必歸本於常德變不離乎常也

曰南仲大祖則命大師皇父及次章命程伯休父俱在大祖廟可知曰王謂尹氏則南仲及皇父亦尹氏命之可知互文相足也

翰本从羽而傳曰摯如翰則言其飛之疾以如飛如翰對文意同而分淺深也

瞻卬序言凡伯刺幽王凡是周公之後同姓之臣故其言尤切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此義利之辨流品之所由分漢楊子幼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猶能言其意

傳曰狄遠是讀狄爲逖毛例不破字而其意自明介訓大是傳之常例介狄者大經遠猷也箋云含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全非毛意

召旻序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疏引召康公言蓋召氏在幽王之世者則召康公也

傳曰頍厓也蓋讀頍爲濱周南采蘋傳濱厓也可證箋云頍當作濱申傳非異傳也列女傳八引此作不云自濱

毛詩識小卷二十六

清廟之什

清廟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夫以文王之德之純。而歌頌之者特言其清明。清則不濁。明則不昏。此大德之稱。即進德之本也。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蓋周家禮制大備。天之命在是。以禮治天下。而天命無極甚矣。禮之重也。彼習儀以亟者。安知禮意。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箋云。武王制焉。蓋象舞之樂制於武王。而此詩則作於周公。歌以奏象舞者也。

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伐崇也。伐崇二字本緯書。謂伐紂之枝黨。如尚書大傳所言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之類與。

烈文箋曰。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千古言彊國者。當以此言爲準的。

烈文序言成王即政。疏以爲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爲君之政。亦想當然耳。未有確證。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此時祭也。疏云。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云云。蓋謂四時之

祭惟祭大祖（卽始祖）與四親（謂高曾祖禰四代）成王時以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大祖則后稷也時祭所及者惟此追王自大王以下故后稷則是先公至箋所云先公諸盩至不窋則汎言周室之先公而非此詩序所指也詩中不言后稷而時祭必及故序補言之疏云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傳曰夷易也蓋彼徂矣謂彼民之往周者岐有夷之行則謂之岐邦之君有佻易之行故也箋又引易繫傳乾以易知數語證之然則簡易者得民之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簡易者得民之本千古不易也昊天有成命序言郊祀天地而疏云言天可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云云則天地分祀詩疏已明言二祭矣

傳曰二后文武也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蓋詩作於成王之世不得稱成王之謚也

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案毛例不破字但傳言熙廣卽訓爲光言肆固卽訓爲故此卽爾雅釋詁文而箋實申明傳意耳

郊祀天地言宥密言緝熙精意以享也宗祀於明堂語皆近質蓋尊祖親考之義與

時邁箋云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則是成王周公頌武王之詞而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蓋渾言之耳詩譜序云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頌聲興焉然詩中不及

此者疏云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是也
人才者萬物之根本實右序有周箋云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蓋右助未有大於此者箋於下文言式序在位而知之眞採本之論也
執競爲成王祀武王之作其言不顯成康又言自彼成康皆非成王康王可知故傳曰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又曰自彼成康之道也俱汎言之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語似相反而意實相成蓋能持重而其難其愼然後能順於禮而嫻習之
思文爲后稷配天之樂歌詳言后稷之功德而我將於文王之功德則略者亦尊祖親考之義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臣工傳曰。錢。銚。鎛。鋙。穫也。此三者皆農具。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鋙一耨一銚。銚者。刈物之器也。爾雅釋器。斪斷謂之定。廣雅定謂之耨。釋名鎛鋤類也。則鎛所以鋤地者也。說文鋙。穫禾短鎌也。小爾雅。截穎謂之鋙。截穎者。穫禾穎也。三者皆田器。皆鐵器也。

噫嘻傳曰。成王。成是王事也。蓋作詩正是成王之世。未有謚也。

振鷺箋云。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不言其他。而言其潔白者。蓋天氣清明。君子法天。必以此爲首。後世以不羞小節爲能。而此義隱矣。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此祀於宗廟。而以爲報者。百物之成。必有神助。皆祖宗之功。故曰報。此事亡如存之義也。

傳曰。廩所以藏謚盛之穗也。蓋多黍多稌。皆以穀言。藏穀者當言倉。周禮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而此言廩者。散文則通也。

有瞽疏云。一代之樂成於大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蓋功大者樂備。故樂成必先於祖廟。合樂既以

告成且示不敢專之意也。

大祖有稱始祖者。亦可稱其祖。雖禘太祖也。此大祖謂文王。乃成王之祖也。

稱父曰皇考。皇者大也。對文則稱祖曰皇考。古人質也。雖詩烈考謂武王。故箋以皇考爲文王矣。

曰綏予孝子。卽繼以宣哲維人。蓋國家之安。必由於人才之多也。曰宣哲維人。又必曰文武維后。蓋成就天下人才。必由於聖人久於其道也。

烈文序云。成王卽政。則在周公歸政之後。載見序但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似成王初卽位之時。疏之所云。未敢信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篇日就月將最有意思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敷覺也本說文非觀其會通不足以啓發人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小毖傳曰莽蜂摩曳也小人逢君之惡摩挲而牽曳之摩則浸潤也曳則挾持也形容邪臣之情狀備矣

載芟徂隰徂畛隰有二對高原而言則隰爲下溼對場地之徑路而言則隰爲地之未嘗墾發者故傳曰畛場也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又云隰謂新發田也與國風之隰異矣傳曰旅子弟也蓋自季以後皆伯仲叔之弟又兼有伯仲叔之子在內故兼言子弟也傳曰以用也箋云以謂閒民當成王之時徹田之制大備獨有閒民者物之不齊人之情也然閒民而可爲人用則無遊惰者矣此所以爲盛世也傳曰士子弟也此指幼子言蓋來饁者婦人挈其幼稚而行故有婦有士厭厭其苗者生氣至足也

濟濟者容也當穫囚不暇爲容但禾稠難速行頗似容止安舒故傳曰濟濟者難也箋云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案書云至誠感神漢詔有云先王望祀不祈其福皆與此相發明也

良耜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蓋黍比於稻則賤比於稷則貴故賤者惟豐年乃得食古者一食亦不苟如此風俗安得不厚　箋云見載糾然之笠糾者舉也見左傳昭六年杜注謂其笠高舉也　族屬也相連屬也故同宗皆爲族人而四閭爲族則以百家附近而居不啻族之相連故箋云百室一族也　有捄其角無傳箋疏皆未詳言案小雅大東傳曰捄長貌此亦當然

絲衣序釋賓尸也釋言其禮天子諸侯皆以祭之明日尋繹前日之祭以賓事所祭之尸釋賓尸則言其禮意卿大夫卽於祭日行此禮謂之賓尸靈星之尸也則引高子所言靈星之有尸以證祭祀之必有尸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案養取也謂武王本酌用文王之道以取天下

桓序曰桓武志也言志在威武也商頌長發傳曰桓大此亦當然周書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辟土兼國曰桓皆言大也所以爲武志也

般無傳案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旋所以旋也

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則以允猶連上墮山喬嶽言又云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則以翕河特言之所謂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本漢書溝洫志是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九

魯頌

魯者。孔子父母之國。其國之詩。君臣皆曰頌。則孔子亦曰頌而已。其詩既非作於王國。且不盡是告於神明者也。詩有美而無刺者。疏云巡守陳詩。善則賞之。惡則貶之。不陳魯詩。示無貶黜魯之義。是也。駉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作者。駉之外未知凡幾。（疏云下三篇亦史克所作。未聞別有證據。）而請于周而作頌。則諸篇皆然。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案周禮校人六馬。謂種、戎、齊、道、田、駑也。諸侯無種馬戎馬。故曰馬四種也。此詩騋牝三千。皇騮黃爲良馬。（傳以良馬當齊馬也。）騅駱駵雒爲戎馬。（傳以戎馬當道馬也。）驪駱駵雒爲田馬。駉騢驒魚爲駑馬也。校人職。凡頒良馬。注兼五路之馬言。此傳則獨以用之朝祀者爲良馬。蓋以齊馬爲良馬。與周禮之名目稍別也。有駜傳曰。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必言潔白者。士有百行。以自守爲先。後世喜以倜儻見長。不復知此義矣。

泮水傳曰。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則化。此毛公發揮起興之意最分明者。

其音昭昭。文意與載色載笑連。而不與其馬蹻蹻連。故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閟宮傳曰、侐、清淨也。蓋神道宜靜。凡人神離糅。非所以表敬也。

重穋無傳者。爾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此亦當然。周禮內宰先鄭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穋。正與毛傳相發明。傳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疏云。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案此疏補傳所未言。且以別於重穋也。

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蓋謂飾之以羽婆婆然。毛例不破字。其意則讀沙爲婆也。鄭司農云。犧尊飾以翡翠。是也。至王肅之意。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此於經與傳皆無徵。特有意與鄭爲難而已。

傳曰。大國之賦千乘。案司馬法。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是每乘有七十五人。千乘則七萬五千人矣。而云公徒三萬何也。蓋千乘者。盡其境內皆使出軍。宜有此數。實則備而不用也。晉國城濮之戰。乃用七百乘。鞍之戰。是忿兵。亦不過用八百乘。皆無千乘。至於平常用兵。或一軍。或二軍。卽三軍盡行。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本史記貨殖列傳。故禮記禮器言齊人將有事於泰山。而魯頌此篇則言泰山巖巖魯邦所詹也。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其語分明。兩都賦序謂奚斯頌魯者。以作廟爲作詩。乃三家之說。非毛鄭之義也。

毛詩識小卷三十

商頌

商之後爲宋。而商頌則非宋國所作。其所言皆天子之事。蓋作於商未亡之前。與魯頌不同。（魯頌則皆作於魯國者也）然則宋何以無詩。蓋巡狩陳詩。有賞有罰。疏云。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也。那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案。鞉與鼓是兩物。鞉非置於楹者。因鼓而渾言之耳。烈祖無傳者。已見於那傳也。祀中宗而言湯之祖有功烈者。蓋推本而言也。故下文曰申錫無疆。傳曰。戒至。謂諸侯敬戒而至。（疏云。非訓戒爲至）既平無傳者。那傳曰。平、正平也。此亦當然。（箋意訓平爲齊。疏混鄭於毛耳。）元鳥。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必以長久者爲可據。故必言古也。堯典首言稽古。亦此意也。長發、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蓋謂正月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也。疏引王肅以大禘謂禘祭宗廟。此有意與鄭爲難。不可爲典要。傳曰。元王、契也。承上文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而言。故知是契也。（元者或是幽深元遠之意。）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此非毛意。疏未及言耳。教令盡行則爲發。謂教化之意已發明也。論語亦足以發。雖語有淺

深而意略同。

昭假遲遲。無傳者。那與烈祖兩傳皆曰。假、大也。此亦當然。（昭假廣大之德遲遲然有常也。）箋云假暇。又曰。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此非毛意。疏乃混箋於傳耳。

爲政之本。均平而已。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平和之至也。故曰敷政優優。

殷武言自彼氐羌者。四方遠國。西爲甚多。言氐羌。則無遠弗屆矣。

孟子言巡狩述職。首功在土地辟、田野治。商頌言歲事來辟。稼穡匪解。則重農者古今之通義也。

伐荆楚則數荆楚之罪可也。必言天命降監。言命于下國者。卽班叔皮王命論之義。

王都亦謂之邑者。散文則可通也。書言天邑商。此詩言商邑翼翼。皆是。

土木之工不可與。亦謂遊觀之類耳。若夫宮室所以示等威。壯觀瞻。當政教廢弛。則宮室亦不能修。故頌中興者美其寢成孔安也。

右毛詩識小三十卷。亦林伯桐撰。按先生蓋謙若不敢當識大之名。因書中多碎義瑣辭。遂取識小以名其書。然讀先生是書。如卷一第一條云。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內作色荒。則一家多不得其所。其心易睽。若夫婦有別。其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第二條云。文王至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型于之化。大略可想。第七條云。婦人不預外事。而此詩乃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何也。此所謂志也。賢人國之根本。不必知所用爲何人。不必知何人爲勤勞。而志則在進賢。深宮諷諭。至於憂勤此所以輔佐君子。與險陂私謁者正相反。卷四第十九條云。衛之風俗惡矣。考文公所爲。則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皆人人可勉者。非有急功近利。取效旦夕也。然終其身而民化。恥淫奔而不與。鹵長幼。然則講治術者可以知所尚矣。卷十三第九條云。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此傳眞通達治體之言。卷十四第一條云。詩譜所言。曹有堯舜之化。民遺風重厚。多君子。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夫以兩聖帝之化。多君子之俗。猶不足恃如此。然則富而無教。則沃土之民。必不如瘠土。惜哉。凡此數條。無非本詩序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以立言者。識小云乎哉。而先生乃謙若不敢當賢者之識大。是先生益邃於經而益卑以自牧也。聞先生處家教人。悉如前所錄數條者。爰以跋先生之書。至書中考據之精覈。則讀者自得之。玆不贅云。咸豐丁巳。展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毛詩小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林伯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